

第一章 不帶原主記憶的穿越是個大麻煩

淡淡的花香沁入鼻尖，隱約之間看到藕荷色的床幔在晃動，殷悅睜開眼睛，感到止不住的天旋地轉和頭疼欲裂，她忍不住呻吟出聲。

一個人影敏捷迅速地靠了過來，湊到她眼前，驚喜問道：「姑娘您醒啦？」

殷悅看到一張圓臉，圓眼睛、圓鼻頭，梳著雙髻，翠綠的衣衫，很討喜的一個小女生。

她定睛看著小女生，頭漸漸不暈了。「這裡是哪裡？」

她記得自己在爬山，踩了個空，她失聲大叫，隊友想拉她但沒拉住，她掉下去跟著就沒記憶了。

「這裡是將軍府。」小女生說道：「奴婢叫小梅，姑娘有什麼事吩咐奴婢就行了。」將軍府？奴婢？

殷悅困惑地想坐起來，小梅連忙扶她坐起，「姑娘昏迷兩天了，身子肯定是躺壞了，這會兒是坐坐比較好。」

昏迷兩天？殷悅滿腦子問號，她是讓人救了嗎？

「請問這裡是什麼城鎮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小梅規規矩矩的說道：「回姑娘的話，這裡是延涼鎮的鳳雲關，衛大將軍的府裡，兩日前，少將軍將您帶了回來，說您昏倒在路邊，大將軍一見姑娘便說姑娘是認識的人。」

延涼鎮？鳳雲關？殷悅緊緊蹙著眉心，這些地名聽都沒聽過，她環顧四周的傢俱擺設，繡架、黃花梨木圓桌、繡著四季風景的屏風、粉彩雙耳青花瓷瓶、矮榻、床邊的繡墩，再到眼前身著古裝、自稱奴婢的小梅……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自己這是穿越了？

「大夫交代過，姑娘醒來，奴婢得去請大夫來給姑娘看看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！」殷悅連忙喚住小梅。「現在是什麼國家……呃，朝代？」

小梅詫異道：「姑娘不記得了嗎？現在是大雲朝天安元年，皇上登基沒多久。」

皇上……殷悅心裡一沉，要命，她果然是穿越了。

「那延涼鎮是個什麼地方？」殷悅潤了潤唇。「我是說，距離首都……京城有多遠？」

穿越她認了，不要穿到一個鳥不拉屎、雞不生蛋的地方才好，她自認過不了苦日子。

「咱們在邊關。」小梅微怔，姑娘連自己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啊。「距離京城很遠很遠，奴婢也沒去過京城，不知道具體有多遠，但大將軍他們每回往來京城都要個把個月。」

邊關……殷悅心涼了，不但鳥不生蛋，還很危險……

「那麼，妳口中的大將軍是什麼人？」殷悅澀聲問道。

小梅立即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，「大將軍便是鎮守咱們鳳雲關的威武大將軍！行不改名、坐不改姓，姓衛名裕峰！鳳雲關有大將軍駐守，西遼人豈敢隨意進犯！」殷悅點了點頭，「原來如此。」

看得出來小梅對主人家很是崇敬，語氣充滿了與有榮焉，遣詞用字像說書似的，似乎常向人家介紹那位衛大將軍。

「姑娘，您問完了嗎？問完的話，奴婢要去請大夫了，大夫交代姑娘一醒來便要去請他，奴婢跟姑娘說話耽擱了那麼久，不知會不會有什麼影響。」

殷悅看出小梅有點不會變通一條筋，她點了點頭，「嗯，問完了，妳去吧。」

小梅去請大夫了，殷悅慢慢沉澱心情，安慰自己雖然倒楣穿越了，但至少有個落腳地方，不是流落街頭。只是她穿越到這大雲朝來，人憑空不見了，她的隊友應該會去報警吧？現在肯定找她找得人仰馬翻了……

她起身想倒杯水喝，不經意瞄到梳妝鏡中的自己，頓時嚇得掉了杯盞，定格在原地不敢動，瞬也不瞬的瞪著鏡子裡的人。

怎麼會？她怎麼會長這樣？這不是她啊？

鏡子裡的是個十六、七歲的俏麗少女，纖眉大眼，眉目靈動，相當漂亮，長髮及腰，身材纖細婀娜，是個發育很好的少女。

她已不知道該如此形容此刻震驚的心情了，原來她的身體沒有穿過來，是靈魂穿過來了……那……那原本這副身軀的靈魂呢？去哪裡了？她在現代的身軀沒了靈魂又該怎麼辦？

殷悅恍神了一會兒，聽到房外紛雜的腳步聲，她連忙回床上坐著，不勝嬌弱的半靠在引枕上，看著鏤空雕花窗兩眼放空，扮演一個才從昏迷中醒來的人。

「姑娘！」小梅推門而入，看到地上的碎片愣了一下。「姑娘打破茶杯啦？」

「唉。」殷悅點了點頭，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我想喝水，不小心打破杯子了。」

「不打緊！」小梅高聲道：「奴婢這就收拾！」

一個高大威猛的中年男子大步越過小梅走到殷悅面前，他激動的看著殷悅。

「悅音！妳是悅音沒錯吧？我是妳衛伯父啊！上次見妳已是三年前了，妳都長這麼大了！幸好妳輪廓沒變，衛伯父還認得出妳來！」

敢情這個人就是小梅口中的衛大將軍，殷悅有些怕這個自帶氣場、氣勢凌人、身著戰袍的男人，她結結巴巴的說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……」

不過剛剛他是說她這副身軀的主人名叫悅殷？這不是和她的名字相反？可是，有人姓悅的嗎？

「妳說什麼？」衛裕峰眼睛瞪了起來。「妳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小梅掃完了地忙過來解釋，「大將軍，姑娘好像什麼都忘了，連此時是大雲天安元年都不知道。」

衛裕峰大大震驚了。「怎麼會這樣？秦大夫你快過來看看！」

那留著兩撇鬍子，被喚做秦大夫的人過來了，他慢條斯理地道：「大將軍稍安勿躁，待老夫診斷一番便可知曉。」

在秦大夫的示意下，殷悅戰戰兢兢地伸出了手，她心裡忐忑不安，深怕被診出她這副身軀的芯子已換了人……

「如何？可有醫治方法？」秦大夫的手才剛開始把脈，衛裕峰便急著問。

秦大夫蹙著眉白了衛裕峰一眼，有些不悅診脈被打斷。

殷悅看到有個穿深青色銀織夏袍、劍眉星目、玉樹臨風、高大帥氣的青年揚起了嘴角，好笑地開口說道：「父親，秦大夫還沒開始診脈。」

殷悅看了那俊美青年一眼，他叫衛裕峰父親，那他是衛裕峰的兒子……這不是廢話嗎？

秦大夫細細診脈了許久，最後說道：「姑娘並無大礙，喪失記憶的原因可能是昏迷前頭部曾遭重擊，只是如今看不出外傷了，這點不得而知，記憶也許往後會慢慢想起來，也可能永遠都想不起來，但想不起來對身子也無妨礙，大將軍無須太過擔心。」

衛裕峰蹙起了濃眉。「雖然對身子無妨礙，但沒有了記憶怎麼成？這麼一來不但忘了自己姓名，忘了過去做過什麼事，也忘了自己爹娘家人，此事焉可等閒視之？秦大夫你身為大夫怎可說出如此不負責任的話？這與風涼話有何不同？身為大夫，應該設法醫治才是！」

秦大夫很是不悅，賭氣說道：「大將軍息怒！都怪老夫習藝不精，既然大將軍不信任老夫的醫術，不如請其他大夫來看看如何？」

一名五官精緻、氣質嫋雅、穿著藕色散花如意裙的中年美婦靠了過來，她對衛裕峰輕聲細語地說道：「秦大夫都這麼說了，你也不要操之過急，說不定過幾日悅音就什麼都想起來了。」

秦大夫哼道：「正是這個理，還是夫人明白事理。」

殷悅又看向那名聲音輕柔悅耳、髮髻上只插了一支銀鳳鏤花長簪便顯得高雅清麗的中年美婦，夫人的話……她是衛裕峰的妻子囉？還真是個大美人，和不怒自威的衛裕峰真不相配，若說成是英雄配美人也說的過，但她是覺得比較像美女配野獸……她又看向了那雙臂環胸、英姿颯爽的俊美青年，幸好他九成都遺傳了母親那邊。

秦大夫讓管事送走了，衛裕峰又不死心的問道：「悅音，你當真什麼都不記得了？」殷悅搖了搖頭。「不記得。」

衛裕峰懊惱道：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若是能更早發現你就好了，也不知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會隻身一人來到邊關，身邊連個照應的人都沒有，也不知道夏侯兄在京城發生了什麼事，怎麼會讓你自己來這裡，這事太奇怪了，你絕不可能平白無端自己來這裡……」

殷悅潤了潤唇，小心翼翼的問道：「衛伯父，聽您之言，跟我父親是好友，您能告訴我，我叫什麼名字，我父親又是什麼人嗎？」

衛裕峰神色沉重，緩緩地道：「你叫夏侯悅音，悅耳的悅，音律的音，你父親夏侯邑禮是當朝內閣首輔，兩朝重臣，極受皇上重用，在大雲朝的地位舉足輕重。」殷悅詫異了，內閣首輔？這麼大的官啊！而她是內閣首輔家的千金小姐，官家千金多高貴的身分啊，怎麼會自己一個人昏迷在路邊？而且還是這距離京城十萬八千里遠的延涼鎮？

原主名叫夏侯悅音，正是她的名字殷悅的相反，這難道與她穿放到原主身上有關？

「總之，妳先安心住下來，我會派人去京城打聽夏侯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何況妳現在失去記憶，也不宜貿然回去京城。」

「多謝衛伯父。」她如今也沒別的選擇，有個住的地方、能溫飽，慢慢再想法子穿越回去。

衛裕峰先行離開，殷悅看著還在房裡的其他人，有個她剛才沒注意到的少女正好奇的看著她，那少女穿著紅色提花軟綢衣裙，領口與袖口的紋路都十分華麗，腰間繫著一塊羊脂玉墜子，長得嬌俏。

「我是妳衛伯母。」黎百合笑吟吟的自我介紹，又介紹那青年道：「這是妳衛大哥，就是他把妳給救回來的。」

那青年笑了笑，很是自來熟地說道：「我叫衛青馳，不管妳是什麼原因來到這裡，歡迎妳。」

殷悅看著那叫衛青馳的俊美青年，覺得他頂多二十一、二歲，前世已經二十六歲的她看到這高顏值的青年，居然心裡怦然一跳，臉還不由自主的微微發熱，驀然想起姊弟戀這個字眼來。

她有些不自在的避開衛青馳似笑非笑的視線，小聲的說道：「謝謝你救了我，衛大哥。」

「丫頭，妳就別再偷看妳悅音姊姊了。」黎百合把那少女拉到前面來，笑著對殷悅說：「這是我們家老么，名叫衛知妤，最是愛裝模作樣了。」她敲了女兒頭頂一記，笑道：「好兒，還不向妳悅音姊姊問聲好？」

衛知妤心不甘情不願的拉長了聲音說道：「悅音姊姊好——」

殷悅對衛知妤微微一笑。「妳好。」

黎百合說道：「悅音沒有換洗衣物，好兒先去取幾套平日較沒穿到的衣衫過來給妳悅音姊姊。要添的衣物很多，過幾日悅音身子好些時再去繡莊裁做衣衫。」

衛知妤嘴角翹起來，又拉長了聲音道：「知道了一——」

殷悅這才意識到自己是個身無分文、流落異地的人，若是衛青馳沒將她帶回來，那她即便清醒了也只是茫然彷徨，想到這裡，她就對好心的青年衛青馳更多了幾分感激。

「妳先休息會兒。」黎百合臉上掛著親切的笑容。「等好兒將換洗衣物拿來便舒服服的洗個熱水澡，把這裡當自己的家，晚上妳衛伯父要幫妳接風洗塵，將妳正式介紹給大家。」

「多謝衛伯母。」她打從心裡感激這一家人，也明白從現在開始，她要暫時把自己當成夏侯悅音了。

展義堂裡，黎百合將茶葉倒入紫砂壺，再將沸水注入茶壺之中，一股淡淡的清香瞬間在室內瀰漫開來，她將茶湯倒入白玉杯盞裡，纖纖玉手將杯盞推到旁邊，看著丈夫，有些調侃地說道：「大將軍，妾身茶泡好了，坐下喝杯茶吧！」

她端起杯盞，細細品茗，感受著茶香緩緩沁入心脾的甘醇，聞起來淡雅，入口卻

極為濃郁，這便是她娘家大齊茶的魅力所在。

「我現在怎麼有心情喝茶？」衛裕峰負著手走來走去，深蹙著眉心，似有無限焦慮。

「你都走了有半炷香的功夫了，就別再走了，看得我眼都花了。」黎百合失笑道，又似真似假的嗔道：「難道你捨得我眼花？」

衛裕峰這才停了下來，他看著妻子沉下了聲，「現在應是悅音那孩子成親的時候，是誰把她送來這裡的？夏侯家和孫家為何都沒來找她？她又為何會失了記憶？此事疑點重重，叫我如何能安心？」

他早在兩個月前便收到了喜帖，他因鎮守邊關無法赴宴，已派京城威武大將軍府的大管家程伯送了厚禮添妝，如今在鎮守之地看到應該是新娘子的人，叫他怎麼不吃驚？

「孫家指的是孫雍淳大人家？」

衛裕峰點頭，「正是孫雍淳家，悅音的婆家。」

夏侯邑禮與孫雍淳皆為閣臣，均對國政有極大貢獻，同時受到先帝和皇上的重用，兩家結親原是門戶相當、人人樂見其成的大喜事，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？新娘子跑到邊關來，實在叫他怎麼想也想不透。

「若不是聖安帝年間出了那件事，論理來說，罪不及出嫁女，即便夏侯家真的有事，也能保住悅音那孩子，偏偏……」衛裕峰愁眉不展。

大雲朝聖安帝在位時，護國將軍宋遠浩勾結金國，意圖謀反，宋遠浩事跡敗露後，滿門抄斬，唯獨他的女兒——玉妃，因罪不及出嫁女而保住了一命。

若玉妃能在冷宮安分守己便罷，偏偏她心存復仇之心，竟從冷宮逃了出去，惡夜火燒東宮，將來不及逃生的太子燒死了，令聖安帝雷霆震怒，立即將她處以五馬分屍的酷刑。

事後，聖安帝下旨，任何人若犯下重罪，妻女與出嫁女同罪，斬草除根，大雲朝也從此修改了律法。

黎百合勸道：「你在這裡急也無濟於事，不是已經派言武悄悄潛回京城去查了，你就靜心再等等，很快會有消息的。」

衛裕峰憂心忡忡地道：「百合，我實在怕夏侯兄遭遇了不測，他一向寶貝悅音這個獨生女，膝下沒其他孩子，只有悅音這個掌上明珠，若不是他出了事，悅音怎麼會一個人在邊關出現？」

當年先帝還在位時，他受奸人誣陷，指稱他將軍糧賣給金國，通敵賣國，因為證據太過明確，他百口莫辯，滿朝文武都跪請先帝將他定罪，拔除大將軍封號，還要抄了衛家，只有夏侯邑禮一人獨排眾議，力保他的清白，為他四處奔走，最後找到關鍵物證，還他清白。

對此他一直感激在心，兩人也從那時起成了莫逆之交，雖然他們一人在京城為皇上效力，一人在邊關保家衛國，但無損他們的友誼，每每他回京時，一定找他聚首，兩人徹夜或飲茶或飲酒，暢聊國事和家事。

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可你擔心焦急都於事無補，咱們能做的只有等，不是嗎？」

黎百合溫聲寬慰道：「幸好青馳將悅音帶回來了，不至於讓失憶的她流落在外，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」

衛裕峰認同地道：「如妳所說，確實好在青馳發現了悅音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，悅音一個弱女子，若是遇到那些喬裝潛入邊境的殘暴西遼人，不知會發生什麼事。」

黎百合又為自己斟了杯茶，再優雅的往壺裡添加沸水，微微一笑，「所以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夏侯大人為國為民付出多年，上天必定會厚待於他，不會讓他出什麼事，若有，也必能逢凶化吉。」

衛裕峰嘆服道：「百合，與妳說話總能開解我心。」

黎百合勾唇一笑。「咱們夫妻都二十多年了，我還不瞭解你嗎？重情重義，但是杞人憂天，性子特別急躁，瞧你，今天又將秦大夫得罪了。」

「性子已經養成了，也沒得改了，虧得是妳才包容我。」衛裕峰一笑，又道：「悅音一個姑娘家在這個處處都是大男人的府裡，肯定會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，妳多關照她。」

黎百合睨了丈夫一眼。「這還用你說嗎？你至交好友的女兒，就是咱們的女兒，我對悅音會和好兒一樣，毫無分別。」

衛裕峰拉住妻子的纖纖玉手，鐵漢瞬間柔情地說道：「妳做事我自然放心了。」

她看著鏡中讓小梅梳妝好的自己，身上是團花輕粉的織錦裙裳，大方俏麗的髮式，插著一支紅寶石點翠步搖，手腕上戴著羊脂玉手鐲，很是適合她。

她催眠自己道：我現在是夏侯悅音了，千萬不要人家叫了沒反應啊。

「姑娘實在美極了。」小梅誇道：「奴婢從來沒見過像您這麼水靈的姑娘，眼睛像寶石似的，閃閃發亮。」

殷悅……如今是夏侯悅音了，她極是認同，小梅說的不錯，原主生得極美，是那種很有人緣的長相，美得清麗不妖豔，帶著鄰家女孩的清新氣質，她很喜歡。

「大將軍真是有心，為姑娘設了洗塵宴，姑娘可有口福了。」小梅笑嘻嘻地說道。夏侯悅音眼睛一亮，暫時將穿越的鬱悶放在旁邊。

提到吃，她精神就來了，穿越之前的她是名廚師，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間名為「食味坊」的創意料理館，有人負責財務，有人負責外場，有人負責內場，她負責主廚的位置，帶領了幾個餐飲科的小兵，打從開幕就生意興隆、一位難求，最後實在是讓客人在門外等太久了，只好改為預約制，饒是如此，生意依然做不完，在她莫名其妙穿越過來之前，食味坊預約的客人都排到六個月後了，讓她首次創業就很有成就感。

不過，她現在魂穿來到了大雲朝，她在現代的軀體不知怎麼樣了，即便獲救，也是躺在醫院呈現腦死狀態吧？那食味坊怎麼辦？少了她這個主廚坐鎮，豈不是要關門大吉了？

「姑娘，到飯點了，奴婢領您去展梅廳，那是府裡主人家用膳的地方。」

夏侯悅音沒時間再想她的食味坊了，跟著小梅出了院子，這是她第一次走出她住的院落。

兩人經過一大片松樹，空氣中有淡淡好聞的松木味道，過了涼亭山石、荷塘水榭和月洞門，走過幾道矮牆，沿著抄手遊廊慢慢走，夏侯悅音饒是對古代沒什麼研究，可看到沿路石磚漆柱、青瓦白牆，處處打理得井井有條，也知道是十分有底蘊的富貴人家。

「對了，姑娘還不知道咱們的院子叫什麼吧？」小梅邊領路邊閒聊。「咱們住的院子叫定風軒，是府裡最清幽的一處院子，前面院子裡種了好些櫻花、桃樹、楓樹和梅樹，待花季時可美了，是夫人特別為姑娘安排的。」

「衛伯母真是體貼周到，真不愧是將軍夫人。」夏侯悅音由衷說道。

小梅頓時喜笑顏開地道：「我們夫人有降服大將軍的本事，只要在夫人面前，大將軍便會鐵漢化為繞指柔，天大的事都氣不起來。」

夏侯悅音覺得小梅根本是大將軍夫妻的鐵粉，只要提到他們倆就馬上流露出崇拜，滿口的讚美，她突然想起了衛青馳，好奇問道：「那衛大哥呢？可是成親了？」古人都結婚的早，衛青馳這年紀若是做爹了也不奇怪，只是看他的氣質不像，不像人夫和人父，還帶著少年氣息。

「少將軍還未議親。」小梅道：「雖然夫人提過幾個人選，有京城裡的官家小姐，也有邊關這裡官員的千金，可少將軍都興趣缺缺。」

夏侯悅音也不知自己怎麼突然想哼歌，難不成她真的對那個「弟弟」有興趣？雖然在這裡她年紀比衛青馳小，可在現代她足可當他姊姊了。

現代流行老少配，老夫娶嫩妻，以及姊弟戀，她莫不是來古代趕流行了？

「到了，姑娘。」小梅停了下來，院門上蒼勁有力的書著「展梅廳」三個墨色大字。

夏侯悅音見到院子裡青竹粉花，青石磚板一路延伸到廊下，六扇廳門敞開著，她走進去，看到一張足可容納十五人的大圓桌，稍早見過的衛裕峰、衛夫人、衛青馳、衛知好都在座，另外還有好幾張生面孔。

衛裕峰見到她，高興的直說：「悅音來啦，快入座。」

夏侯悅音也不知怎麼搞的，不知誰拉了她一下，她人已經落坐了，就坐在衛青馳身邊。

衛青馳朝她一笑，介紹道：「悅音，正中那位是我祖母，問聲好吧！」

夏侯悅音看過去，是個兩鬢微白、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身上是一件碧綠色繡萬字的衣衫，頭上戴著金線繡的抹額，中間嵌著明黃色寶石，十分的雍容貴氣。

她連忙起身朝衛老夫人施禮，「悅音見過老夫人。」

衛老夫人手裡撥弄著佛珠，點了點頭，豪氣地說道：「坐下吧！妳的事我都聽裕峰說過了，妳放心！當年夏侯大人千辛萬苦救了我兒一命，保住了我衛家，這份恩情，我老太婆一生都不敢忘，好孩子，妳就當這裡是自個兒家，有人欺負妳，跟我說，有什麼委屈不習慣的地方也跟我說，我通通幫妳解決！」

「多謝老夫人。」夏侯悅音低眉順眼的說道，她不知道原主父親對衛家有這麼大

恩情，看來她真可以安心住下去了，直到她找到回現代的方法為止。

衛青馳又介紹坐在他另一邊的兩名男子，「這兩位是營裡的副將褚練雲、宋忻龍，他們為了議事方便，多半時間住在府裡，所以你也會常看見他們，他們虛長了你幾歲，稱他們一聲大哥即可。」

「褚大哥、宋大哥。」夏侯悅音朝兩人點點頭。「幸會，我初來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請兩位大哥多多關照。」

褚練雲笑道：「那日你倒在路邊破廟之前，我們原是要走的，是青馳堅持要過去看看，說起來，青馳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」

宋忻龍調侃道：「就不知道如果是個男的，他會不會這麼熱心就是。」

大夥都笑了起來，氣氛一時也熱絡了，剩下一位穿纏枝杏花湘色裙裳的尖下巴姑娘沒介紹了。

「這位是魏纖懿魏姑娘，她有些原因所以住在府裡，魏姑娘擅長針灸，若你有個頭疼腦熱可以請她診治。」衛青馳咧嘴一笑。「不收銀子的。」

夏侯悅音看著那位態度有點高傲的魏纖懿，點了點頭，同樣說道：「請多多指教了，魏姑娘。」

魏纖懿只隨意朝她點了個頭就算回應了，一句話都沒說，也沒再理她。

夏侯悅音對熱臉貼冷屁股這檔子事沒興趣，故也沒再找話。

衛青馳沒留意兩個姑娘的互動，對席上眾人說道：「悅音乃是我父親好友夏侯大人之女，因故來到邊關，留在邊關的這段時間，就請大家多多關照了。」

語畢，他又揚起一個燦爛的笑臉對夏侯悅音說道：「能坐在這裡的都是自己人，你無須拘束，有什麼不懂的事儘管找人問，大家都會很樂意告訴你。」

夏侯悅音中規中矩的點頭，「好。」

衛裕峰急著說道：「好了，都介紹完了，可以上菜了，悅音昏迷了兩日，應當餓壞了。」

幾個丫鬟魚貫進來上菜，一道道的佳餚賣相極佳，噴香的味道令夏侯悅音肚子裡的饑蟲被勾了出來，她拿起筷子，準備大快朵頤。

第二章 我到底吃了什麼？

滿桌的佳餚，夏侯悅音愛吃辣，原是看中一道紅通通的鮮辣水煮魚，但她也有基本常識，知道兩天未曾進食的腸胃不能一下太刺激，最好先喝碗熱湯暖暖胃，故此，她先舀了一碗湯。

從佐料上來看，這應當是道很基本的補湯——人參首烏燉雞湯，味道上不會出錯，有滋補的功效，只要用的藥材不太差，都不會難喝到哪裡去。

可是，一匙的湯剛入口，她的直覺反應是吐出來。

這什麼啊？又苦又鹹，縱然雞肉燉得軟嫩，可搭配上苦澀又鹹死人的湯頭，根本不能入口。

她抬眸看看其他人，大家都泰然自若的吃著，她思忖，那應當是只有湯品調味出了錯，若是廚房忙，忙中出錯，放錯調味料也是在所難免，不能以一道湯品來論斷。

於是，她另外舀了一匙絕不會出錯的紅燒豆腐，可那豆腐一入口，她第一個反應還是想吐出來。

她到底吃了什麼啊？酸酸甜甜的，而且是非常酸裡面帶著十分膩口的甜味，這道菜肯定是放了滿滿一碗的醋和一碗的糖水吧？

怎麼會這樣？一道菜出錯還可以說是失誤，接連兩道菜的味道都不對勁，做為廚師的她不能接受這種事，太離譖了，如果是在她的食味坊，消費者點了六道菜，有兩道菜出錯，不說消費者不能接受了，她這個廚師都要無地自容了。

可是，她抬頭再看看別人，大家都吃得好端端的，尤其是那宋忻龍正好夾了一塊紅燒豆腐，就見他眼也不眨的吃了下去，眉頭都沒皺一下，彷彿紅燒豆腐就該是那酸甜的味道似的。

一瞬間，她迷惑了，這不可能啊！難道大雲朝的口味就是如此？她是因為習慣了現代的調味，才會覺得這裡的調味很奇怪，其他人打從能吃開始就是吃慣這樣的味道，所以他們不覺得奇怪，是這樣嗎？

帶著滿心的疑惑，她又一連嚐了醬香蟹、滷豬蹄、涼拌海藻、燴三鮮、四喜丸子、蝦仁炒荸薺這六道菜，結果仍是一樣，每道菜的味道都跟她所知的大相逕庭，不但如此，還有些菜餚的味道十分詭異，例如滷豬蹄居然也是甜的，還甜死人，其餘菜餚則有很重的胡椒味。

怎麼回事？怎麼大家都若無其事的吃著？難道是這具身體的味蕾出了問題？

她頓時心裡一緊，不會吧？不是這樣的吧？

好不容易結束了一頓飯，夏侯悅音帶著空虛的胃回到定風軒，看著花木蔥蘢、錯落有致的院子，她卻不自覺的嘆了口氣，有種明月雖好，卻不是故鄉的感觸。

進了屋，她在桌邊坐下來，斟了杯熱茶，一小口一小口慢慢的啜著，試圖沖掉那些恐怖菜餚對她的打擊，可是她都喝完一杯茶了，內心的衝擊仍是無法消散，反而迷惑更大。

「小梅。」民以食為天，吃食的問題太大了，她決定問個清楚。「邊關的菜都是這樣重鹹重甜又重酸的嗎？我覺得我好像吃得不大習慣。」

她話說的婉轉，而且含糊得讓小梅以為她是拿京城和邊關的口味在比較。

「唉，姑娘肯定是覺得難以入口吧？」小梅嘆了口氣。「大廚房的劉廚子年初生了場重病，痊癒之後失去了味覺，也失去了拿捏調味分量的準頭，所以才會搞的每道菜的味道都奇奇怪怪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好在不是大雲朝的口味都如此，原來是有這樣的曲折。「可是，為何不換個廚子，要讓大家吃得那麼難過？」

「這是因為大將軍和夫人心善，不但不辭了劉廚子，還怕劉廚子心裡難過，命大廚房所有人都配合劉廚子，不許透露劉廚子已無味覺一事，深怕失了味覺的劉廚子會做什麼傻事。」小梅語氣裡又是對自家主子滿滿的崇拜。

夏侯悅音已聽習慣小梅對衛裕峰夫婦歌功頌德了，她問了另一個疑問，「小梅，你既知劉廚子已失了味覺，要去飯廳之前，又為何說我有口福？」

「唉。」小梅又嘆了口氣。「奴婢以為大將軍知道劉廚子失去味覺，如今的手藝不好待客，此番為姑娘洗塵定會訂外頭酒樓的席面，才會說姑娘有口福，想不到一樣是由劉廚子掌廚，是奴婢失算了。」

「我看其他人吃得若無其事，還以為我味覺出了問題哩。」她想起來便好笑。「大家也真是厲害，怎麼可以若無其事的入口？」

到這裡她有了個結論，這一家子果然都是心腸好的人，對待一個廚子都如此了，對她這個恩人之女更不用說了。

小梅道：「這姑娘就有所不知了，劉廚子在府裡已待了二十多年，從老爺子還在世時便在府裡了，大將軍拿他當家人看待，劉廚子無妻無子，孤身一人，唯一寄託就是大家喜歡他的手藝，看大家吃得開心，他就開心了，因此若菜餚剩下太多，劉廚子肯定會起疑，大將軍他們才會在送菜的下人面前照樣入口，不露一絲破綻。」

夏侯悅音更納悶了，「可下人們呢？下人們之間難道吃了味道奇怪的菜餚就不會說嗎？他們不是更容易接觸到劉廚子？」

小梅盯著她看了一會兒，好像覺得她的問題很奇怪似的，跟著才正經八百的說道：「姑娘，一個府第的廚房分為內廚房、外廚房，內廚房是做主子們和內院奴才的膳食，由大廚掌勺，外廚房是給下人做飯的地方，由廚工和廚娘負責，難道姑娘府上不是如此嗎？劉廚子只負責內院的膳食，其他人的膳食另有廚娘負責，所以下人們基本不知道這回事，只有幾個像奴婢這樣在內院服侍的下人才知道，不過也經大總管告誡了，絕不能洩露半句。」

夏侯悅音這才知道古代的高門有這些規矩，不過她不怕，她有個萬用法寶，不叫小梅起疑，她於是幽幽的說道：「我失憶了，所以不記得這些……」

小梅哎呀了一聲。「奴婢忘了姑娘失憶了，奴婢真是該打！請姑娘責罰！」

夏侯悅音一笑置之，「說什麼責罰，沒那麼嚴重，倒是妳晚膳吃什麼，可不可以分些給我？我胃裡還空著呢。」

小梅期期艾艾的說道：「其實，奴婢因為在內院當差，所以吃的和姑娘一樣，所以基本上還是劉廚子做的。」

夏侯悅音臉都綠了。所以，她沒設法穿回現代之前，都要吃那些調味奇奇怪怪的食物？

這真的很要命，吃對每個民族和每個個人來說都是最最重要的事，不單是為了活下去啊，繼續吃那些怪調味的食物，她非鬧胃疼不可！難道就沒有改善伙食的方法？

翌日，說也奇怪，夏侯悅音醒來第一個想起來的不是穿越回現代的事，而是送來的早膳會什麼味道？

小梅進來伺候她洗漱，為她梳頭，雖然她不習慣讓人伺候，可那過腰的長髮她實在沒輒，照規矩也不能剪短，也只能麻煩小梅了。

小梅手巧，梳頭梳得又快又好，很快為她梳了個她看了也喜歡的髮型，頭上有個空心的髻，插一枝碧綠簪子，剩下的青絲打了一條粗辮子垂在左胸前，看起來十分俏麗也有朝氣，為她挑的湖水綠衫裙也很適合她，搭一件白色繡花褙子，她覺得小梅眼光很好。

梳好頭之後，小梅出去了，沒一會兒就回來，提了個三層食籃。「姑娘用早膳了。」夏侯悅音坐在桌前，瞪著那只食籃，不知小梅會拿出什麼古怪食物來。

小梅先拿出六盤菜，再從最底層拿出一小鍋清香綿密的白粥，俐落的擺好餐具，福了身道：「姑娘請用膳。」

夏侯悅音道：「一起吃吧！」她一個人吃有點奇怪。

「不可。」小梅搖頭。「下人有下人的規矩，主子吃完，做奴婢的才可以吃。」夏侯悅音從電視劇裡看過這情景，古代的下人是不得與主人同桌共食的，因此她也不勉強小梅了。

她先喝了一小口粥，慶幸白粥的味道是正常的，正如同昨天唯一可入口的是米飯一樣，不需經過調味，所以沒出錯的空間，接著她舀了一匙肉餡蒸蛋，心驚膽跳的放入口中，恐怖的甜味讓她馬上沒氣質的吐了出來。

小梅看著這一幕，眉毛都沒動一下，像是習以為常似的。

夏侯悅音不死心，又夾了一筷醋溜白菜，酸到她臉都皺了起來，也是秒吐出來。

「小梅，可以去大廚房拿點鹽來嗎？」

小梅面不改色的由袖裡取出一個小紙包。「已經拿來了。」

夏侯悅音瞪著那一小包鹽，「小梅，妳未卜先知！」

小梅像得道高僧般的緩緩說道：「自從劉廚子失了味覺，奴婢也都是加了鹽拌飯來吃，比較不會肚子疼，有時則去府外打打牙祭，吃些正常的東西。」

夏侯悅音用些許鹽拌了白粥，很快吃掉三大碗，她真的餓壞了，第一次覺得平淡無奇的白粥美味無比，吃完癱在椅子裡不想動。

小梅嘆為觀止的說道：「姑娘真餓壞了。」

夏侯悅音想到明天的早膳也會是如此，後天、大後天也都是這般，而且不只早膳，午膳、晚膳送來的都是一樣調味奇怪的食物，她就覺得這是比穿越而來更嚴重的大事。

她連忙坐正了起來，「小梅，咱們院子裡可有小廚房可用？」

小梅點頭，「有是有，可向來不曾開伙。」

「真的有？太好了！」夏侯悅音瞬間活了過來。「那妳能去大廚房要點米油食材嗎？就說我大病初癒，要吃得清淡些，有時夜半也想要吃消夜，不好勞煩其他人，想自己煮食。」

「也不必講理由，姑娘要什麼，奴婢跟管大廚房的朱婆子說一聲便可以了。」小梅說完，有點猶豫的看著她。「可是，姑娘會煮食嗎？奴婢是家生子，自小學的是伺候主子起居，沒學過廚房的事。」

「我會煮！」夏侯悅音拍胸脯保證。「妳儘管把我要的東西拿過來！」

小梅收拾好食籃便去大廚房了，回來時推了個小推車，上面放了米麵雜糧、油鹽醬醋，還有一籮筐的新鮮蔬菜和魚、肉，一小籃雞蛋，甘蔗葉上擋著兩隻大雞腿和大朵大朵的新鮮香菇。

「這麼多？」夏侯悅音很是驚喜，做廚子的人，看到新鮮食材，血液總會不自主的沸騰，莫名的興奮。

小梅笑道：「奴婢跟朱婆子說是姑娘要的，朱婆子馬上打包了這麼多給奴婢，想來老夫人說姑娘是衛家恩人的事都傳遍了，一聽是姑娘要的，都特別熱心。」

夏侯悅音眉開眼笑地道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現在食材有了，去看看小廚房吧！」

小廚房就在耳房旁邊，雖名為小廚房，在夏侯悅音眼裡看來已經夠大了，足足是「食味坊」廚房的大小啊！有三口灶，而且四面都有大窗子，很是通風，彌補沒有抽油煙機的不足。

她檢查了小廚房，鍋碗瓢盆、大小蒸籠一應俱全，菜刀案板也樣樣不少，菜刀還很鋒利，還有些抹布和大水缸，雖然沒有使用，倒是打掃得相當乾淨。

她正準備大顯身手做頓好吃的，可是她第一個就被柴火土灶考倒了，這兒沒有瓦斯爐，是泥造的灶，底下有個燒柴火的地方。

小梅見她怔愣，說道：「奴婢也不會升火，要不要奴婢去大廚房問問怎麼升火？」

「等等——」夏侯悅音看著灶，她也不知道要在這裡停留多久，天天都要開伙，總不能次次都麻煩別人來幫她升火，身為一個廚子，哪裡有不會升火的道理！何況她在現代又不是沒升過火，野炊時便升過了，只不過是很久沒做而已，想一想，一定能想起來的！

她又瞪了那土灶半晌，決定先搭柴火。她搭得頗空，放一些小的枯枝進去，拿起一旁的火摺子往爐裡吹了吹，起火後先點燃用來引火的小木片，再把燃燒起來的小木片放進搭好的柴火堆裡，她瞪著那堆柴火，在胸前劃了個十字，闔起眼睛，祈禱一定要燃起來。

小梅看著她奇怪的舉動，又看向灶膛，她瞪大眼，喊了起來，「姑娘，火燒起來了！」

夏侯悅音迅速睜開眼睛，果然看到火燒得極旺，她喊道：「小梅，麻煩妳去打水來，要把水缸打滿！」

「是！」小梅巴不得有事做，看主子幹活，自己閒著可不是做奴婢的本分。

小梅去打水的時候，夏侯悅音俐落的打了四顆雞蛋拌香蔥，又洗了一把小白菜，再把兩隻雞腿洗淨了，她也不是想做多複雜的大菜，只想做些正常點的菜來滿足自己心裡的「餓」魔。

小梅打了水來，夏侯悅音先把水倒進鍋裡煮再迅速淘米洗米，等水沸騰了之後，將米放下水裡煮，煮滾後再用漏勺撈起，跟著洗淨了放雞腿的甘蔗葉放在蒸籠裡，再將煮滾的米飯放上去，第二層蒸籠則放進洗淨的雞腿，擺在灶爐蒸，轉身便去熱油鍋煎蛋，最後是快炒小白菜，一連串的動作看的小梅敬佩不已，連忙幫著收拾灶臺，洗滌案板，照夏侯悅音的吩咐用刀刮兩遍，再把用過的抹布用水煮

開晾好。

不到半個時辰，米飯和雞腿都蒸好了，夏侯悅音一一取出，連同煎蛋和炒小白菜一塊兒放進碟子裡，再放進食籃中，與小梅一道回到屋裡去用午膳。

「坦白說，奴婢還以為姑娘是嬌滴滴的千金大小姐，沒想到姑娘竟會做這些事，真是叫奴婢慚愧不已。」

可能是在內院伺候的關係，夏侯悅音覺得小梅素質不錯，說話也頗文雅，可能還識字，聞言說笑道：「我這樣是不是就叫做人不可貌相？」

她將三菜一飯取出，自己看了也是滿意，這可是她來到古代後做的第一頓飯，雖然因為還不擅長控制灶火而有些忙亂，但假以時日，她必定能快速的做好一頓飯。

「坐下吧！」她半真半假的對小梅說道：「若妳再說要等我吃完才吃，那我可不分給妳吃了，要自己全部吃完。」

小梅馬上坐下，嘴裡說道：「多謝姑娘！」

夏侯悅音呵呵笑，在美食的面前，什麼規矩都可以打破，而她對自己的廚藝有信心，粗茶淡飯她也能做得與眾不同。

果然，小梅才吃了一口雞腿配著白米飯就驚豔的抬頭：「姑娘！這米飯有股清香味，又軟硬正好，十分香軟，太好吃了！這雞肉也是軟嫩適中，還有這沾醬，太開胃了！」

她看過大廚房煮飯是用大口的鐵鍋，原先不明白姑娘怎麼先把米煮滾再用蒸的，現在才知道如此做法能令米飯變得好吃。

「喜歡就多吃點，這些夠咱們兩個吃了，這裡也沒冰箱可以保存，咱們全吃了。」小梅抬眼，一臉困惑，「冰箱？」

夏侯悅音這才發現自己一時嘴快，說漏了嘴，連忙補救道：「我是說冰窖，天氣熱，要放在冰窖裡才不會壞。」

小梅點點頭，「一般人家裡不會有冰窖，軍營裡倒是有的。」

這話題就此揭過，小梅不再發問，轉而進攻香蔥煎蛋和炒小白菜，自然又是一陣好評，她一連吃了三大碗米飯才罷休。

雖然胃裡已經撐到吃不下了，可眼還饑著，小梅意猶未盡的看著剩下的飯菜說道：「這是奴婢這半年來吃過最好的一頓飯了，奴婢太幸福了。」

夏侯悅音笑咪咪的看著小梅，這樣的話對廚子是莫大的讚美。

「悅音姊姊！」

「是小姐！」外頭傳來衛知好的聲音，小梅聞聲連忙起身，火速抹了抹嘴邊的油漬。

旋即，衛知好走了進來，後面跟著她的貼身丫鬟朵兒，手裡捧著一疊衣物。

衛知好說道：「夜裡比較涼，娘要我送幾件外衣來，還要問問悅音姊姊能否外出走動了，要不要去繡莊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驀地停住了，她瞪著桌上剩餘的飯菜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內院的膳食都是一樣的，午膳她才在祖母的房裡一起用過，這幾道陌生的菜餚是打哪來的？而且看起來還那麼好吃……

「是我做的飯菜。」夏侯悅音毫不避諱的說道。

「悅音姊姊做的？」衛知好瞪著她，像是不可置信。「悅音姊姊會做飯？」

夏侯悅音點了點頭。「嗯，我會。」她看著衛知好眼睛無法離開桌上飯菜的眼饞樣子，不禁莞爾，「小好兒，妳要嚐嚐味道嗎？還是妳已經吃飽了，那就算了……」

「我要！」衛知好馬上坐下來，不忘先吩咐朵兒道：「把衣服給小梅，妳盛碗飯給我。」

朵兒心想主子已用過午膳，也吃不了更多，便盛了一小碗飯，不到五分滿。

衛知好也認為自己吃不了多少，可是當那雞蛋一入口，她不由得讚道：「好鮮的煎蛋啊！怎麼煎的？怎麼能又嫩又鮮？」緊接著她吃了一片雞腿肉，立即驚豔了，「這雞腿肉好好吃啊！太好吃了！」

夏侯悅音微微一笑，很大方的說道：「妳多吃點，我們都吃飽了，妳可以全部吃掉。」

其實雞腿的做法很簡單，清蒸切薄片，她弄了個類似海南雞飯的沾醬，很是對味。衛知好又添了碗飯，這回她捲起袖子自己添飯，添得尖起來，沒再叫朵兒伺候，

「這個飯與眾不同啊！又香又軟，太好吃了，只吃飯也好吃！」

她雖然一邊說話，卻也沒忘記把飯菜往嘴裡送，沒一會兒，她已掃完桌上的飯菜，連一粒米都沒剩下，朵兒看得目瞪口呆，主子肚子裡是塞了多少吃食啊？這也吃得太多了吧？一會兒怕是要鬧肚子疼了。

「我吃好了。」衛知好一瞬間又變回優雅的千金小姐，她拿手絹擦了擦嘴角，優雅的起身，欠了欠身道：「多謝悅音姊姊的招待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她把頭抬得高高的，走了出去，朵兒連忙跟上。

夏侯悅音看著她的舉動，不由得噗嗤一笑。

這個小吃貨太可愛了！果然如同衛伯母所言，小好兒很愛裝模作樣，這種表裡不一的性格很是有趣，她相信假以時日，小好兒會在她面前卸下矜持的。

第三章 不是輕生，是想穿回去

夏侯悅音自從在小廚房開伙之後，便不再讓小梅去大廚房取膳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拿些食材和柴米油鹽醬醋茶回來。

大廚房的朱婆子很殷勤，不等夏侯悅音開口要，小梅第二回去取食材時，她便將各種醬料都備了一小缸，第三回去的時候，又增加了時令鮮果和做菜會用上的料酒，以及栗子粉、糯米粉、在來米粉等等，讓夏侯悅音做起菜來更加得心應手。這一日她見小梅取回來的食材裡有一籃新鮮櫻桃，便煮了一鍋酸甜解膩的櫻桃甜湯，見食材裡還有個又大又脆的白蘿蔔，便做了她自己想出來的小菜，把兩者一起醃漬，看得小梅稀奇萬分。

「怎麼櫻桃也能拿來煮湯和入菜，奴婢真是大開眼界。」

夏侯悅音笑了笑。「這道開味小菜配白粥最對味了。」

看來在大雲朝還沒有水果花卉入菜的概念，而且他們用辣椒似乎也用的太少了，洗塵宴那日，凡菜裡有辣椒都只用了一咪咪，約莫都只是一根的量，根本顯不出辣的精髓來，讓她興起了想做麻辣鍋的想法，若做出來了，把他們辣上一辣，說

不定他們吃了一次就迷上了呢，畢竟是抗拒麻辣鍋魅力的人少之又少啊！

「姑娘，朱婆子說這鴨子是早上才宰的，新鮮的很，把最肥的兩隻鴨腿給了奴婢，讓姑娘燉了補補身子，還給了奴婢好些補身的藥材。」

夏侯悅音看著那兩隻果然肥美的鴨腿，又看向還有剩的櫻桃，決定讓小梅嚐一道西式料理。

「不做補湯了，今天就做一道烤鴨腿佐櫻桃莎莎醬。」

小梅結結巴巴地道：「姑娘說……什麼？一道烤鴨腿左櫻桃……醬？『左』是什麼意思？」

夏侯悅音粲然一笑。「看了妳就知道了。」

她將櫻桃搗碎，用兩大匙米釀酒醋，一碗碎洋蔥，一大匙的香菜葉，一小匙的碎辣椒攬在一起，「這便是櫻桃莎莎醬，接著來做鴨腿的醃漬醬。」

小梅看得目不轉睛，就見夏侯悅音用了醬油、酒、碎嫩薑、碎蒜、糖、碎辣椒、芝麻油、去核櫻桃、蔥絲和烤過的芝麻，再把兩隻肥美的大鴨腿放入醃漬。

「現在還不能烤，要等它入味，等的時候，咱們先來做烤馬鈴薯。」

她今天的菜單是以西式為主，要做就做整套的，可不能出現白飯這樣不搭的主食。小梅總算有事可做了，連忙去洗了四個馬鈴薯來，夏侯悅音讓她將馬鈴薯切薄片，她做的挺不錯，便又指導她用鹽、胡椒粒去調味，放進烤爐去烤。

「現在可以來煎鴨腿了。」夏侯悅音取出醃漬入味的鴨腿說道：「煎到表面微熟即可，再入烤爐以溫火烤至熟，這樣能緊緊鎖住肉汁，最是美味。」

她很自然的像是烹飪老師一般的講解，小梅不由自主的說道：「奴婢能試試煎鴨腿嗎？」

「好啊！」夏侯悅音很高興小梅有悟性又對料理有興趣，若沒有產生興趣是不會想要嘗試的。

做為一名廚師，她從來沒有「藏步」的想法，她想把自己會的傳承下去，讓人都能吃到美味，她在現代時工作之餘也開了料理教室，自覺有傳承手藝的使命。這頓飯，主僕兩人忙了一個時辰總算大功告成，當她們坐在屋裡桌前，看著一桌跟櫻桃有關的料理時，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，疲憊也一掃而空。

夏侯悅音宣佈，「開動吧！」

主菜是烤鴨腿佐櫻桃莎莎醬，煎烤過的鴨腿融入櫻桃醬汁更顯鮮美，主食是烤馬鈴薯，開胃前菜是醃漬櫻桃蘿蔔，飲品是酸甜櫻桃湯。

菜品雖然簡單，但主僕兩人吃得很滿足，尤其一人有一隻肥美的鴨腿，不可能吃不飽。

所以，吃完午膳之後，夏侯悅音沒有意外的躺在了榻上，她讓小梅上來一起躺，小梅倒是很原則，堅持要在旁邊拿著蒲扇給她搗風。

她自我說服，她還是一個很守本分的丫鬟，跟主子一塊兒用膳已是逾越了，怎麼可以跟主子一塊兒躺著，那成何體統？

「小梅，妳跟我說說大雲朝的事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

小梅一邊規律的搗風一邊說道：「咱們大雲朝，先帝才駕崩不久，新帝登基未滿

一年，有一千重臣輔佐，大抵上沒什麼問題，姑娘的父親夏侯大人就是那些重臣之首，地位很高，咱們大雲的友邦是齊國，也就是夫人的娘家，和咱們大雲有仇的是西遼和金朝，大將軍鎮守的鳳雲關便是抵禦西遼的，金朝則是由鎮國大將軍守著。

「有一回，西遼人喬裝成咱們中原人潛入邊關，還潛進了軍營裡想竊取軍事機密，大將軍一人以一敵十，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，嚇得他們屁滾尿流，滾回西遼去；還有一次，西遼人無預警夜襲鳳雲關，大將軍率領大雲鐵騎在夜霧瀰漫時反攻回去，放火燒了他們軍營，又將他們嚇得魂飛魄散……」

夏侯悅音想聽的是飲食文化和風土人情，可小梅說來說去總不脫大將軍的英明神武，聽得她開始打瞌睡，就在她快要閉上眼睛的時候，突然靈光一現，她在現代是爬山踩空才穿越過來的，如果她再去爬山踩空，那不是就是能穿越回去了？是啊！這麼簡單的方法她怎麼沒早點想到呢？白白耽擱了幾天的時間，她真的是有夠愚蠢！得要趁她在現代的軀體還沒斷氣之前回去，若是斷氣了，她也回不去了！

她猛地坐起來，「小梅！這裡最近的山是哪裡？」

小梅不明所以，直覺說道：「出了咱們府第往左邊直直過去，看得到山峰的那座山便是最近的山……」

她突然套了鞋，「我出去一下！」

小梅見她風一般的奔了出去，連忙跟上。「姑娘要去哪裡？等等奴婢啊！」

可不管她怎麼喊，夏侯悅音都沒回頭，出了將軍府，她跑得更快，驚人的快，小梅跟不上，跟不上不打緊，還跌倒了，跌在黃土塵沙裡，眼看著夏侯悅音就要消失在她視線之中。

「姑娘您回來啊！那座山去不得！去不得啊！」小梅膝蓋擦傷了，還扭了腳，站也站不起來，她急到都哭了。

一匹駿馬由遠而近，在小梅面前停了下來，小梅抬眼，看到翻身下馬的衛青馳，如見救星般哭道：「少將軍！不好了！姑娘往巫靈山去了！」

衛青馳一驚，「悅音去巫靈山做什麼？」

小梅嗚咽道：「奴婢也不知道……都是奴婢不好，姑娘問最近的山在哪裡，奴婢便說了，誰知道姑娘就衝了出來，姑娘跑得快，奴婢跟也跟不上……」

衛青馳將小梅扶起來，「妳先回府，我去看一看，暫時不要告訴任何人，免得我爹娘擔心。」

小梅拭了拭淚。「奴婢明白，少將軍自個兒當心。」

衛青馳面沉如水的點了點頭，英挺頑長的身軀輕躍上馬，拉扯韁繩，駿馬長嘶一聲，掉頭急奔而去。

衛青馳一路駕馬狂奔，風馳電掣地來到巫靈山下，他火速翻身下馬，拍了拍馬背說道：「你先回去！」

他吹了聲長哨，極有靈性的馬兒便掉頭往來時路而去，他抬頭看向雲深處，蹙起眉頭。

這一入山，不知何時能下山？

夏侯悅音一鼓作氣的爬到了半山腰，她原想去頂峰跳的，但她實在太累，爬不動了，只得在半山腰作罷。

無妨，儘管只是半山腰，也夠高了，跳下去絕對能穿回現代，等她醒來，肯定就在醫院了……

她閉起了眼睛，深吸口氣，心一橫，嘴裡喊著，「一、二、三、跳！」

她是跳了，可她還在原地，後領不知被什麼勾住了，令她無法動彈，接著她被拽離了懸崖邊，踉蹌的退了十幾二十步遠，又被人狠狠的扳過身子。

她驚訝的看到了修眉如劍、眼神凜冽森寒的衛青馳，眼裡藏著冷不說，他的肩膀十分寬厚，身上的藏色錦袍更是憑添了一股肅殺之氣。

她戰戰兢兢的看著他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衛、衛大哥……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衛青馳面色陰晴不定的看著她，說話帶了絲絲寒氣，「那妳呢？妳又怎麼在這裡？」

「我……」她一時語塞，解釋不出來。

「妳要輕生是吧？」衛青馳沉痛的看著她，大聲痛責道：「夏侯悅音！如今妳爹娘、妳家人都生死未卜，夏侯家出了什麼事都不知道，妳爹甚至還可能蒙受不白之冤，妳竟然懦弱的要自己去尋死，如此豈不是親者痛仇者快？妳不想查出夏侯家發生什麼事了嗎？妳不關心妳爹娘的生死嗎？一死了之是順了誰的意！輕生之舉，如此不孝、不智、愚蠢、軟弱，又怎配當夏侯家的女兒，又怎對的起妳父母的養育之恩和栽培之情？夏侯悅音，沒想到妳是這樣心性脆弱之人，我對妳太失望了！」

衛青馳的指責一字一句鏗鏘有力，讓夏侯悅音百口莫辯，沉默半晌，她輕咳一聲，尷尬地說道：「不是的，我不是要輕生……」要命！她是要穿回現代，哪裡是要輕生了！

衛青馳不置可否的點點頭，瞬也不瞬的看著她，「好！那妳告訴我，不是要輕生，那妳往下跳是要做什麼？看看自己會不會飛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夏侯悅音張了張嘴巴，沒有說下去，她真的無法解釋。

「無法解釋對吧？因為妳就是要輕生。」衛青馳不由分說地道：「若是我沒有及時趕到，妳已經落入崖底了！」

夏侯悅音有理說不清，「衛大哥，你誤會了，我真的不是要輕生啊……」

衛青馳注視著她的眼，理解地道：「我明白妳無助的處境，加上妳又失憶了，肯定更加迷惘，但輕生並不能解決問題，若妳爹娘知道，他們會有多心痛，只要想到這一點，妳就不能做傻事。」

夏侯悅音放棄解釋了，反正她也不能說實情，那只好讓他誤會了。

「我知道錯了衛大哥。」她輕咬著菱唇，索性認錯，不然衛青馳不知道還要訓她多久。

衛青馳那雙幽深的瞳眸嚴肅的看著她，「那麼你答應我，你不會再做傻事，你在我面前起誓。」

夏侯悅音無奈之下，只好舉起手來發誓，「我保證我不會再做傻事。」

「記住你自己的話。」衛青馳總算放過她了。「走吧！天色也不早了，咱們得快點下山。」

見他眉宇間有點憂色，夏侯悅音低眉順眼地道：「好。」

涼風習習，兩人走了一陣，夏侯悅音越走越覺得不對勁，有種在原地打轉的感覺，她上山時是一鼓作氣上去的，明明才走了約莫四十分鐘，可他們下山都走了快兩個小時了，怎麼天近黃昏了還在半山腰？

她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衛大哥，你不覺得有些不對勁嗎？旁邊那棵樹，好像經過三遍了。」

衛青馳這才停了下來，蹙眉說道：「其實巫靈山本身是座大陣法，尋常人不會輕易進來，只有來尋寶或採珍稀草藥的高人才會進來，而他們本身都有破陣的能力，若沒有破陣能力的，迷路一、兩年下不了山也是常有的事，甚至聽過有人十年下不了山，最終化為一堆白骨。」

夏侯悅音愣住了，「陣法？那、那現在怎麼辦？」她以為陣法是武俠小說裡才有的事，沒想到真的存在。

衛青馳倒是坦然，「我並沒有破陣的能力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」

夏侯悅音很是歉疚。「都怪我不好，沒問清楚就進來，連累了衛大哥。」

衛青馳反而開解道：「你又不知道山上有陣法，怎麼能怪你？」

兩人又走了一陣子，天色已漸漸黑沉，眼看著是暫時找不到下山的路，衛青馳說道：「再晚一些，恐怕連路也看不清，咱們必須先找個地方歇息再做打算。」

夏侯悅音聽了他的提議也十分贊成，她腿痠了，腳也疼了，沒體力繼續走，而且四周越來越暗只剩樹搖風聲，讓她有些害怕，好像走進什麼鬼怪森林裡似的。

又走了一會兒，衛青馳幸運的找到一個山洞，他從懷裡拿出一個火摺子來，吹了一吹使其點燃，藉著微弱的火光照明，看清了山洞的全貌，角落裡有一堆枯枝。

「不錯，很乾燥，也很乾淨，風不會灌入。」他邊觀察山洞邊對夏侯悅音說道：

「這似乎是進山的人落腳的山洞，有些採藥或者尋寶的人不會當天下山，便會在山上過夜，而這樣的山洞通常會留下來，給其他人做為棲身之所，只不過簡陋了些。」

「這裡已經很好了。」夏侯悅音沒什麼可挑的，會在此落難，她是始作俑者，哪裡還敢嫌棄？

衛青馳用枯枝燃起了火堆，又把洞裡的枯草集中起來放置在火堆之前，兩人便可以坐下取暖。

夏侯悅音坐在火堆一邊，搥搥腿，感激衛青馳上山來找她，不然若她沒穿越回去，自己一個人在陣法裡迷失方向，沒有人找得到她，她也只有死路一條，那有多可怕！

驀然，衛青馳的肚子發出好大一聲咕嚕聲響，她迅速看向身邊的衛青馳。

「衛大哥，你肚子餓啦？」

「真是不爭氣，怎麼就在妳面前叫了呢？」衛青馳笑著往自己肚皮搥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今日燕子哨有情況，天未亮便過去偵查，一整日還未進食。」

夏侯悅音更加愧疚了，她好歹吃了烤鴨腿大餐才上山來的，雖然此時她也是餓了，但還可以頂著，他卻是一日未曾進食。

「妳應該也餓了吧！」衛青馳起身。「我去打些野味回來。」

夏侯悅音連忙跟著起身，「我一起去！」萬一有什麼猛獸進來，她可是手無寸鐵又什麼功夫也不會啊！

衛青馳點點頭，「那一起去。」

兩人走出洞外，衛青馳身手很敏捷，下手也很精準，很快捉到了一隻山雞和一隻灰色的野兔。

對於前世養了貓咪的夏侯悅音來說，可愛的兔子絕對不是食物，她於心不忍的說道：「衛大哥，可不可以放了這隻兔子？」

衛青馳不解的看著她。「為什麼？」

她潤了潤唇，「呃……牠很可愛。」

衛青馳挑眉，看看她，又看看兔子，腦子裡浮現一個疑問——可愛？

他把野兔提高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不懂哪裡可愛？不過此刻她幫野兔求情的眼神倒是挺可愛的。

「好吧！」他彎身把野兔放了。「反正這隻山雞也足夠咱們吃了。」

衛青馳找到了水源，在一條小溪邊，他俐落的把雞處理好了，夏侯悅音則在溪邊摘了好些香草、蘑菇和野果用水洗了。

做為一名廚師，她當然擁有識別香草的能力，她摘的都是可食用的香草，其中有些是可以做為藥材的藥草，入菜特別美味，而果子則是可以添加甜味。

兩人回到山洞，衛青馳熟練的宰好山雞，正要開始烤雞時，夏侯悅音出聲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她把香草和蘑菇塞進剖開的雞肚裡，再將果子擠出汁來抹在山雞的表皮上，這才還給衛青馳，「可以烤了。」

山雞經過反覆均勻的翻轉，半個時辰之後便散發出了濃郁的香味，表皮也烤得脆黃，看起來叫人垂涎三尺。

山雞終於烤好了，衛青馳先撕下一隻雞腿給夏侯悅音，他自己則吃起了雞胸，一邊吃一邊讚道：「與我過去吃過的烤山雞味道都不相同，妳塞的那些野草野菇和果子真是絕妙，有撲鼻的清香，像有調味似的。」

夏侯悅音咬了一口，覺得外酥內嫩，他烤肉的功夫也是很到位，想來是經常在野外過夜鍛鍊出來的。

兩人飽餐一頓，將一隻山雞吃得只剩骨頭，衛青馳又去洞外取了些乾草進來，鋪成床的樣子。

「睡吧！明早再設法下山。」

夏侯悅音也覺得累極了，她正要不客氣的躺下時，看見銀光一閃，一隻白蛇正在

不遠處，她嚇得尖叫一聲，本能地往衛青馳懷裡撲過去，整個人埋在他的胸前。

「蛇啊！有蛇！」

衛青馳摟住她，袖裡暗器一彈，直直射向那條白蛇，他拍著懷裡的夏侯悅音輕聲安撫，「沒事了，牠已經死了，不必怕了。」

夏侯悅音驚魂未定，她緩緩睜開眼睛，看到白蛇不會動了，這才安心了。

安心了之後，她這才發現自己緊緊摟著衛青馳，連忙鬆手，訕訕地說道：「我特別怕沒腳的蟲類……」

「蟲嗎？」衛青馳哈哈一笑。「蛇聽到可要哭了。」

夏侯悅音一時口誤，尷尬的笑了笑，可驚魂一場之後，她不敢自己睡了，她厚著臉皮賴在衛青馳身邊，尋求他的保護的同時又對他有些崇拜，一出手就能將蛇射死，而且沉著內斂、波瀾不驚，一點也不像才二十出頭。

大學時代在山區露營，也有蛇出沒，而且只是很小的小蛇，所有男生跟女生一樣，都嚇得尖叫連連，把整個營區搞得雞飛狗跳，當時若有像衛青馳這樣的男生站出來咻地一下把蛇打死，肯定能迷倒眾多女生。

「話說，妳怎麼那麼會跑？」衛青馳一邊撥弄著柴火，一邊跟她聊天。「小梅說追出來已不見妳的人影了，我上了山之後，心想妳一定走不遠，沒想到妳已經到了半山腰，體力之好，叫人咋舌。」

她含糊的說道：「我也沒想那麼多，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，我要快點爬高點。」

廚師是一份極需要體力的工作，一站就是一整天，還要搬重物什麼的，她為了維持體力，養成了晨跑和跑馬拉松的習慣，也每周爬山鍛練體力，天氣不佳時就去游泳池游泳。

雖然不知原主體力如何，但她的意志力從現代貫徹到了古代，她是用意志力在跑的，加上因為沒意識到她的身子換了，以為自己的身子還是現代那副身子，所以她跑起來健步如飛，一點兒也不覺得累。

「就只是想想就能跑得那麼快嗎？」衛青馳似笑非笑的說：「我真希望營裡的士兵們都有妳這樣的意志力，不管做不做的到，將腦子裡的想法化為行動再說，這樣我們大雲鐵騎肯定能傲視中原，成為最強的一支軍隊。」

夏侯悅音知道自己破綻太多了，可那又如何？他萬萬想不到她是穿越而來的。

她話鋒一轉，「我覺得要強健士兵的體能有很多方法，首先呢，就是要改善伙食。」

衛青馳奇了，「妳是說我們軍營裡的伙食不好嗎？」

「不是不好，而是不對。」她相信大雲朝肯定還沒有增肌減脂的概念，而入伍的士兵高矮胖瘦都有，那些比較胖的，體能肯定會比較差些，而且還有各種疾病的風險。

「怎麼說？」衛青馳更好奇了。

夏侯悅音侃侃而談，「吃得豐盛不如吃的對，士兵是吃飽了，可只是飽而已，對他們的體能毫無幫助，甚至吃了不對的伙食還會昏昏欲睡，不想操練。」

衛青馳對她這一番見解很感興趣，「我不明白妳的意思，妳能說的更清楚點嗎？」

「好的增肌伙食是各種肉類、魚類、雞蛋和蔬菜，以玉米、地瓜、馬鈴薯、南瓜

等等來取代白米飯和麵條跟各種麵食類，湯品的話，大骨湯是最好的。」

見衛青馳眼眸閃閃地看著她，似乎饒富興味，她連忙說道：「不要問我為什麼，我就是知道，若是信我，你回去不妨一試，看看士兵們的精神是否比較好。」

衛青馳瞬間笑容燦爛，打趣的敲敲她的頭，「悅音，妳有很多祕密。」

只是一個對待妹妹的尋常動作，她卻臉紅了、心跳了，不敢看他過分好看的笑容。要命，她不會是有點喜歡上衛青馳了吧？怎麼可以，他比她小好幾歲耶，是弟弟……

她很假的打了個大哈欠，「衛大哥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了。」

衛青馳好笑地看著她突如其來的舉動。「妳睡吧，我會守在妳身邊，安心睡吧！」於是她不再說話，躺下身子，閉上眼睛，裝睡，然而夜已深沉，不知不覺，她真的在衛青馳身旁睡著了。

衛青馳也不知自己怎麼了無睡意，明明他也很累，可是這樣凝視著她，讓他不想睡，看著她瑩潤的小臉，嬌俏的挺鼻和小巧的菱唇，他心中有種微妙的情愫在發酵。

驀然間，她囁語了起來，「我要回去……我要回去……我不要一個人在古代……不要……」

衛青馳訝異的揚起了眉，不要一個人在古代？這是什麼意思？古代是指哪裡？

夏侯悅音睡飽了醒來，發現自己竟然在衛青馳的懷裡，他還熟睡著。

他們是怎麼變成這個姿勢的？回想昨夜，她是躺下睡著，而他坐在旁邊的，是他也體力不支睡著後，他們不自覺的抱在一起嗎？

她眨著眼睫，不敢動，也不能推開他，心跳得好快，她的臉一直熱起來，又覺得在他懷裡的感覺很好，很有安全感，他又那麼帥……這什麼跟什麼？她到底在想什麼？怎麼會心猿意馬起來？他只是個弟弟啊！不要再亂想了，快點閉起眼睛，快點裝睡，不然若他忽然醒來就尷尬了。

想到這個可能性，她連忙閉上眼裝睡。

可是，雖然是裝睡，她的心跳仍然很快，她貼著他的胸膛，聽到他的心跳很平穩，很規律……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傳來了陣陣風聲，她察覺到衛青馳醒了，他的身體有輕微的動靜，但沒感覺他爬起來，她心想衛青馳不會也不敢動在等她醒來吧？這樣你等我醒來，我等你醒來要到什麼時候，再不分開，她會心臟病發！

牙一咬，她睜開了眼睛，衛青馳果然是已經醒了，他倒是泰若自然的朝她笑了笑，夏侯悅音也很自然的從他懷裡坐起來，順了順頭髮說道：「昨夜不知不覺的睡著了，幸好沒壓到衛大哥你。」

衛青馳也坐了起來，好笑道：「若真壓到我，妳又能有多大重量？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夏侯悅音笑了笑，適才抱在一起的尷尬一掃而空，「我聽外頭風聲很大，咱們是不是要趕快下山？」

衛青馳起身出去看了眼天色，回來道：「好像有暴風雨要來了，是該快點下山。」他擔心的是山崩或土石流，雖然他們現在走不一定走得出去，但留在山裡更危險，因為巫靈山曾山崩過一次。

不過，他沒把這些告訴夏侯悅音，又沒幫助，只是增添她的煩惱。

兩人滅了火堆，走出洞外，就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，風大樹搖，風聲呼呼，他們也衣袂飄飄。

衛青馳大致辨認了下方向，領著夏侯悅音往山下走，他的步履很急促，令夏侯悅音也感覺到了急迫的氛圍。

然而急也沒用，他們又重演了昨日的情況，鬼打牆似的在原地打轉，一遍又一遍的經過同一處，到最後兩個人都累了，正想找個地方坐下來歇息時，夏侯悅音見到樹下有一具白骨，她嚇得滑倒，面色瞬間慘白，衛青馳眼明手快的拉住了她。

「看妳嚇的。」衛青馳握住她的雙肩，扶著她緩緩坐下，在她面前蹲下，緊緊握住她的手，溫聲問道：「好些了嗎？」

夏侯悅音心跳得很快，驚魂未定的點了點頭，「我沒事，只是突然嚇到……」

衛青馳瞥了那白骨一眼，「那是走不出去的人。」

夏侯悅音打了個冷顫，「我們如果走不出去，也會變成那樣吧？」

「妳放心，不會有那種事。」他握住她雙手的手緊了緊，給她安定的力量。「我們一夜未歸，小梅定會稟告父親，父親立刻就會派人上山來尋我們的。」

夏侯悅音很是不安，眼神飄忽不定，顯然沒把握他們真的能走出去，見狀，衛青馳索性一路拽著她的手走，免得再看到白骨又嚇到她。

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走沒多久雷聲大作，下起了豪雨，這是衛青馳最擔心的事，突如其來的暴雨最容易引發土石流了。

說時遲、那時快，因雨水沖刷泥地，他們一起滑倒了，衛青馳直覺反應是將夏侯悅音緊緊抱在懷裡，以免她受傷，所以兩人一起滾下了山坡。

一瞬間，夏侯悅音覺得天旋地轉，她知道自己被衛青馳保護著，可他呢？給她當人肉墊子的他肯定皮破血流了吧？

兩人直到撞到一株大樹才停了下來，頓時又一陣重擊，兩人都不由得啊出聲。

定神之後，衛青馳連忙問道：「悅音？妳沒事吧？」

「我沒事……」夏侯悅音睜開眼睛。「衛大哥……你呢？你沒事吧？」

衛青馳道：「我沒事。」

夏侯悅音又感激又感動，大雨滂沱，他將她護在懷裡，雖然她渾身濕透也感覺到碰撞的疼痛，可一定沒他來得嚴重。

約莫過了半個時辰，風雨漸歇，衛青馳這才放開了夏侯悅音，她連忙檢查他渾身上下，發現他受傷不止一處，連帥氣的臉都讓樹枝刮傷了，她又內疚又心疼，都是為了找她和保護她，不然他好端端的在府裡，何須受這種罪？

她不由自主的輕撫他的臉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「對不起……」

衛青馳一震，心裡異常激盪，這樣被姑娘家撫著臉還是第一次……

「青馳！悅音！」

遠方傳來的呼喚聲讓兩人回過神來，衛青馳高興地說道：「父親來找咱們了！」他由袖裡取出煙火來施放，果然，衛裕峰和一千人等很快找到了他們所在的位置。衛青馳見到營裡的軍師秦風在列，他咧嘴一笑，「有勞秦先生了。」

秦風笑道：「秦某好久沒進巫靈山裡來了，若不是兩位，秦某也沒機會再走進來。」衛青馳對夏侯悅音介紹道：「這位是秦先生，精通陣法，整個鳳雲關，只有秦先生敢隻身進入巫靈山，又能毫髮無傷的走出去。」

夏侯悅音朝秦風客氣施禮，「勞煩先生，實在過意不去。」

秦風溫文地道：「這位便是夏侯姑娘吧？秦某與令尊有一面之緣，令尊為人令秦某極為敬佩，能幫到姑娘是秦某的榮幸。」

「看你們狼狽的樣子，先回去再說吧。」衛裕峰撇了撇唇，又忍不住訓斥道：「你們怎麼會進來巫靈山？實在太胡鬧了。」

夏侯悅音原以為衛青馳會替她瞞著，沒想到他笑嘻嘻的指著她道：「都怪悅音，若不是她上山來要跳崖輕生，兒子又何須冒險跟來？」

「什麼？」衛裕峰激動的瞪著她。「青馳說的可是真的？悅音！妳真的想要輕生？」

夏侯悅音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只好低頭認錯道：「我錯了，衛伯父，是我思慮不周，我不會再做傻事了。」

下山的路上，夏侯悅音壓了壓小小不滿的情緒，忍不住小聲問走在她身邊的衛青馳。「衛大哥，你為什麼把我要輕生的事說出去？」

衛青馳似笑非笑，「如此有大家的眼睛盯著，妳便不敢再犯了。」